

汉英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研究

王佳敏, 罗思明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2)

摘要:本文基于“力动态传递”理论和详尽语料分析,聚焦考察汉英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的概貌异同,并试图作出认知语义阐释。汉英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是“大同小异”,“大同”体现在语义功能负荷量分布不均,有向矢量动词占主导地位,单向矢量动词远多于双向矢量动词,其中右向矢量动词为主,左向矢量动词为辅;“小异”表现为汉语动词呈现“形义多容模式”,其矢量方向模糊,常呈放射状,英语动词呈现“形义分立模式”,其矢量方向明确,常呈线条状。汉英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异同来自汉英民族对力的传递之识解和语言特质异同。

关键词: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大同小异;力动态传递;语言特质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76(2018)03-0007-06

Abstract: Based on “Force Dynamics” and rich corpus dat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he semantic functional load of Chinese and English verb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ir semantic functional load is largely identical but with minor differences.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verbs are not evenly distributed and directional verbs are dominant, where one-way verbs are much more than bidirectional verbs; in the one-way vector verb, the right-vector verbs are more frequent than the left-vector verbs; the vector direction of Chinese verbs is ambiguous and often radiant, while the vector direction of English verbs is concrete and often linear.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result from different construal on force transmission and language peculiarit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nations.

Key words: verb; semantic functional load; dominant similarities with minor differences; force dynamics; language peculiarity

1. 引言

通常,汉语动词不借助形态变化就可以实现主-被动自由转换,而英语则不同。如(1a-b)中“吃”形态相同,(1c-d)中“eat”则分别采用主动和被动形式:

- (1)a. (你)吃饭了吗?
- b. 饭吃了吗?
- c. Have you eaten the apple yet?
- d. Has the apple been eaten?

为什么如此?“动词矢量说”将其归因于汉英动词的矢量方向差异性,汉语动词的矢量方向不具体,英语则具有明确性,正是这种动词矢量方向的模糊性与明确性差异使得汉英动词具有不同程度的形态依赖性,汉语动词依赖性较低,使用相对自由,英语则依赖性强,使用的局限性大、自由度低。目前的动词矢量研究侧重于探索汉英动词矢量概念化特征并藉此解释特定汉语结构,多为描写性定性(参见 Kim & Baldwin 2006: 17-21; Erk & Padó 2008: 897-906; Mitchell & Lapata 2008: 236-244; Thater *et al.* 2010: 948-957; 赵红 2003: 40-42; 石毓智 2003: 1-8, 2004b: 403-411; 蔡碧霞 2005: 10-14; 秦恺 2008: 20; 田园 2009: 138-140; 杨琴 2010: 68-71; 董赞 2013: 146-148; 唐丽玲 2013: 32-36; 徐鑫、张宇峰 2014: 152-154; 程文华、于小芸

2014: 16-19),鲜有对汉英动词的矢量进行宏观定量对比者。因此,本文拟将立足前人时贤成果,基于“力动态传递”理论和定量对比分析,探究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汉英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的概貌如何?第二,汉英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异同的认知机制是什么?此处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是指特定语义矢量方向性动词在汉英动词语义总量中所占比例关系,矢量方向含起点(A)和终点(B),可公式化为 $A \rightarrow B$ 。

2.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步骤

第一、研究方法: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经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再加以认知阐释。

第二、研究步骤:首先,确定研究对象。本文汉英常用动词^①分别取自《汉语动词用法词典》(1999)和《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2004)。然后,从语义角度,定量考察汉英动词概念化后所得不同方向矢量动词的语义功能负荷量占比情况,再定性分析其异同和原因。矢量方向的确定借助于句法手段,具体如下:

一、右向矢量动词($S \rightarrow O$) (动作由主语发出,并作用于宾语)。如:

- (2) a. 他们晒了麦子。
- b. They dried wheat in the sun.

二、左向矢量动词(S←O)(力来自宾语,并作用于主语)。如:

- (3) a. 他在院子里晒太阳。
- b. He basked himself in the sunshine in the yard.

三、双向矢量动词(S→O)/(S←O)(客体的运动方向既可以从主语到宾语,反之亦然)。如:

- (4) a. 老李租了小王一间房。
- b. Marry rented the house.

上述汉语例子既可以表示“老李把房间出租给小王(S→O)”,又可以表示“老李租用了小王一间房(S←O)”。同理,英语例句中“rent”表示“rent in”和“rent out”两个概念,即“玛丽租借了或出租了这栋房子”。

四、零向矢量动词。该类动词无方向,无大小,仅表示一种事物的本质属性或特征,此类动词主要是连系动词、情态动词和助动词。如:

- (5) a. 我是工人。 b. I am a teacher.

3. 汉英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图谱研究

3.1 汉语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研究

经检索,我们获得汉语常用动词 1223,其中常用矢量动词共 1217 个,约占所有汉语常用动词的 99.51%;单向矢量动词共 1203 个,约占 98.36%,而双向矢量动词仅 14 个,占比 1.14%。从整体上看,在单向矢量动词中,右向矢量动词^②共 1203 个,占有所有矢量动词的 98.85%,而左向矢量动词共 366 个,占比 30.07%;完全右向矢量动词和完全左向矢量动词共 837 个,占比 68.78%,左右向矢量动词^③共 366 个,占比 30.07%。见表 1。

表 1. 汉语常用矢量动词汇总

类别				总计		
汉语常用动词	矢量动词	单向矢量动词	左向矢量动词	0	1203	1217
			右向矢量动词	366		
			双向矢量动词	837		
		完全零向矢量动词	6			
	完全零向矢量动词	6	14	1223		

因此,汉语动词呈右向化倾向,矢量方向一般是具体明确的。同时发现,“烧”、“拌”、“包”、“跑”、“蹦”等动作指示性较强的动词使用更加灵活,或左向或右向,如:

- (6) a. 他烧了一锅土豆。 b. 土豆烧锅里了。

上述例句中“烧”表示“一种烹调方法”,力的最终作用对象是“土豆”。(6b)实际是汉语典型的存现句,存在物既可以做主语,又可以做宾语,类似于“锅里烧着土豆”。矢量的起点(施事)没有出现,但存在物一直处于受事位置,通过句式变化,动作显示出不同矢量方向,这类动词实质就是左右向矢量动词,而汉语存在大量此类动词。类似的特殊句式还有容纳句、关系句和不及物动词带宾语。如:

(7) a. 十个人吃一锅饭。——一锅饭吃十个人。(S→O) > (S←O) (容纳句)

b. 纸糊着窗户。——窗户糊着纸。(S→O) > (S←O) (关系句)

c. 他们系的一个老师走了。——他们系走了一个老师。(S→S) > (O←O) (不及物动词带宾语)

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双宾结构是双向的,表示互为相反的意义。“给类”动词是右向的,概念化时动作由主语向间接宾语转移;“取类”动词是左向的,动作由宾语向主语转移。汉语在将动词概念化时,模糊了“方向性”,把物体“从主体到客体的转移”和“从客体到主体的转移”看作同一种行为,结果这类动词呈双向性,如:

- (8) a. 我掰了她一块馒头。
- b. 我分了地一碗汤。
- c. 你换了我五十斤大米。
- d. 我借了他一本书。

3.2 英语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研究

经检索,我们得到英语常用动词共 416 个,实际可研究动词^④414 个。其中英语常用矢量动词共 405 个,约占所有常用动词的 97.83%;单向矢量动词共 401 个,约占 96.86%,而双向矢量动词仅 4 个,占比 0.97%。从整体上看,在单向矢量动词中,右向矢量动词共 387 个,占有所有矢量动词的 95.56%,而左向矢量动词仅 67 个,占比 16.54%;完全右向矢量动词和完全左向矢量动词^⑤共 336 个,占比 82.96%,左右向矢量动词共 53 个,占比 13.09%。见表 2。

表 2. 英语常用矢量动词汇总

类别			总计			
英语常用动词	矢量动词	单向矢量动词	左向矢量动词	14 (2)	401	405
			右向矢量动词	53 (7)		
			双向矢量动词	334 (10)		
		完全零向矢量动词	9			
	完全零向矢量动词	9	4	414		

因此,英语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也呈右向化倾向,并且具有更强单向性制约,矢量模糊、不具体的情况较少。例如:

- (9) a. I gave him a pen.
- b. The bill did not pass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 c. Mr. Green married Mary.

(9a)中“gave”运动方向都是 S→Oi。双宾结构涉及两个参与者、一个客体和引起客体移动的动作,该动作表示客体由主语向间接宾语转移。众多学者从英语双宾结构的“来源”(主语)与“目标”(间接宾语)方面(如 Lan-

gacker 1991: 275-306;石毓智 2004a: 83-89)以及施事(主语)、涉事(间接宾语)和受事(直接宾语)方面(如 Goldberg 1995: 24-98;张建理 2006: 28-33)探讨过双宾语的特征表现,其中张建理(同上)在总结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概念实体配价、结构和构式三方面的研究,提出英语双宾语构式有给予义这一特性。这实际上也揭示了英语双宾结构的单一右向性意义。(9b)中“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为实施宾语,动作概念化呈左向性(S←O), (9c)既可以表示“格林先生嫁了女儿玛丽(S→O)”,又可以表示“玛丽嫁给了格林先生(S←O)”。这两类动词数量相对较少,但可以借助句法手段实现方向转换,例如:

(10) a. The glass was broken by John.

b. The cap was blown away.

施受关系是对立统一的,一个真正的施动动作必然涉及施、受双方。被动的实质是动作矢量方向的改变,通常用动词的形态来标记(石毓智 2004b: 403-411)。(10a)的主动态是“John broke the glass”,其中“John”为动作的执行人,“broke”的矢量方向是S→O,而在被动态中该动词的矢量方向是S←A。即使以“by”为标记的施动者在句法上未出现,但在语义层面上还是暗示它的存在。换句话说,被动句中被省略的by介词短语在理论上总是可以填补出来。如(10b)中受事“cap”实际是被隐形施事“wind”施加力量,理论上可补全为“The cap was blown away by the wind”,其中该动词的矢量方向也由主动态的S→O变成了被动态的S←A。被动态的实质是标记动作行为为矢量方向的改变,可公式化为S←A。英语被动态语义上要有被动意义,句法上要有添加“by + agent”短语的潜势,语用上要与含施动者的施动动作有关联(唐燕玲 2003: 17-19)。因此,英语动词的矢量方向在概念层次上一般是确定的,其被动格式须借助某种语法标记来指示这种矢量方向的改变。

3.3 汉英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对比研究

经检索,发现在左向矢量动词、右向矢量动词和左右向矢量动词中都存在部分语义成分可进入零向矢量动词,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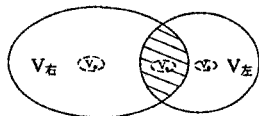


图1. 单向矢量动词

通过系统研究,发现汉英动词矢量概念化呈现以下三个特征:第一,汉英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分布不均,矢量动词占据主导地位且单向矢量动词远多于双向矢量动词。汉英动词矢量方向大体呈现单向性,动词在概念化动作行为时,类型相同而方向不同就采用不同的动词,而模糊不具体的情况较少,双向矢量动词经特定情景语境可以明确矢量方向;第二,在单向矢量动词中,右向矢量动词云集,左向矢量动词稀缺。整体上,汉英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极

不平衡,右向化倾向极其显著,其使用频率最高,占据主导地位;第三,汉语动词矢量方向模糊,常呈放射状,英语动词矢量方向明确,常呈线条状。汉语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远大于英语动词,汉语采用“形义多容模式”,矢量方向为“一形双向”,而英语采取“形义分立模式”,矢量方向为“一形一向”。通过对双宾结构、存现句、容纳句等句式的研究,可以发现汉语动词矢量方向不具体,使用更加灵活,而英语动词则具有更强单向性制约,矢量方向的改变需借助一定的句法手段,具体见表3和图2:

表3. 汉英常用矢量动词汇总

总计类别	右向	左向	双向	零向
汉语常用动词	1203	366	14	9
英语常用动词	387	67	4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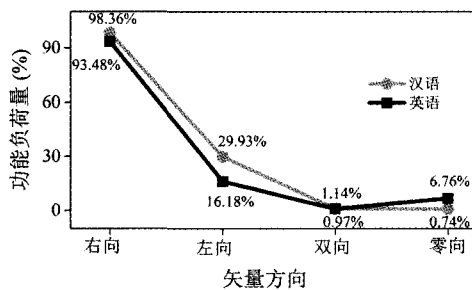


图2. 汉英动词矢量概念化功能负荷量对比

4. 总体讨论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第一,汉英动词矢量运动方向呈单线性。语义是一种心理现象、认知结构,说话人或听话人通过多通道感知外在世界,并将客观实体在大脑中枢进行连续不断的激活,从而抽象出一种概念。概念化实质是说话主体通过意识加工对外在世界进行运动感知的过程,该过程具有动态性。语言所传达的概念结构是个体多重认知能力作用于语义内容的产物(张继文 2014: 50-54),表征时间在场的标准是动词的在场,动词的意义即过程概念内在地要求顺序扫描(Langacker 2008: 103-112)。动词在语义上能凸显完整的过程,它所表征的动作或事件实际上是由若干状态构成的,当我们按照这些状态所展现的加工时间进行连续地顺序扫描时,事件的各个状态逐一被视觉聚焦并在大脑中激活,识解的动词语义成为“一段时间内状态的连续变化”,这表明时间担任了概念化目标,即存在在表征时间与处理时间的相互呼应。例如“他拍了一下小孩的肩膀”中的“拍”就是典型的顺序扫描,表示动词的语义结构,突显认知处理时间延伸的过程。这个动作有两个参与者“人”和“小孩的肩膀”,前者为动作起点,后者为终点,动作起点“人”发力抬起手,并做出“拍”的动作,随时间展开,手逐步接近受事,最后落在“小孩的肩膀”上,整个动作结束。

动词概念化不是一个瞬间动作,主体在处理时间中

对其不同部分沿一定方向进行心理扫描,并依次建立不同心理表征,由此对产生的抽象概念进行积累,最终形成该事物整体的概念化框架。不同处理时间点的不同心理接触累积生成一个激活顺序,人体对方向性的感知来自于该序列(高航 2008: 31-36)。上述矢量动词的识解过程充分说明力的传递是个连续动态的过程,认知主体在心理上对该过程的各个阶段进行时间顺序扫描,呈现出一种线性关系,最终,同一种语言的不同动词借助不同的情景语境构成一个“矢量连续统”。汉英有向矢量动词占据主导地位实质是“矢量连续统”效应作用的结果,见图 3。



图 3. 矢量动词运动方向

(注:直线表示矢量运动呈单线性及方向性;圆圈表示部分动词语义具有模糊性)

第二,汉英动词语义矢量存在方向性,呈右倾向趋势。力的传递是一个过程,在顺序扫描下,汉英动词矢量运动方向呈线性排列,而力有大小、强弱之分,语义力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能量传递的方向。Talmy(2000: 409)提出“力动态”模式,以此表征物体间力的互动方式,进而表征人体的动觉系统,不仅包括“打、拍、拖、拽”等具体概念的物理力,还包括“想要、被迫”等表达心理和社会领域等抽象概念的虚拟力。力动态模式存在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这两种彼此相反的施力要素,其中一个被前景化,凸显为注意的焦点,称之为施力者,另一个被背景化,不被听者和说者关注,侧重在对施力者施加力量后产生的效果,称为阻力者。语言表征的力实体具有内在力的倾向,或运动或静止,而两种力量有强弱之分,存在不平衡性,内在倾向性和两种力的平衡性决定对抗的结果。(5a-b)中没有出现彼此相对的两个力,只是表示主语的一种属性状态。(2a-b)中“他们”和“they”作为施力者,分别将力作用于阻力者“麦子”和“wheat”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进行力量抗衡,最终居于主语位置的施力源强于居于宾语位置的阻力源,力的传递方向呈“左→右”的右向化倾向。(3a)中存在两个彼此互动的力量,主语位置的阻力者“他”被前景化,成为听者注意的焦点;施力者“太阳”置于宾语位置,被背景化,成为次焦点。由于人类认知概念化的右向化倾向,阻力会先发出力量进行抵抗,但由于力量不及施力者,遭到反噬而退回主语位置,结果力的传递呈现“左→右→左”的趋势。(3b)中宾语“himself”为欲望自我部分,即施力者,期望动作“basked”的实现;而主语“he”为精神中阻力自我部分,即阻力者。由于阻力者意愿较弱,无法与施力者进行力量抗衡,结果力的传递也呈现“左→右→左”的趋势。但是前景化是可选择的,“力动态传递”模式容许阻力者做主语的构式,也许可施力者移动到主语位置,做焦点成分而被前景化,(6b)可转换为“人们在锅里烧土豆

(People are cooking potatoes)”。(4a)中主语“老李”既可以成为施力者,将力发出,作用于宾语“小王”,也可以成为“阻力者”,与施力源“小王”抗衡。由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所以力的传递方向具有模糊性,出现“左→右”或“右→左”的趋势。借助特定的语境,听者进行认知加工,力的传递实际仍然只存在一种方向,即向左或向右。

因此,当作用力大于反作用力时,力的传递向右;当作用力小于反作用力时,力的传递向左;当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时,力的传递要么向左要么向右,呈现模糊性。人类在进行概念化感知时,首先利用外部器官进行多通道感知,然后大脑预测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进行力量抗衡产生的后果,即力矢量方向。从认知心理上讲,凸显的事物更易引起说话人和听者的注意,由于人类感知的右向化倾向,居于主语位置的力实体,无论是施力者还是阻力者,总被本能的视为作用力,与处于宾语位置的反作用力进行力量抗衡,导致右向矢量动词的语义力度及其语义功能负荷量远大于左向或双向矢量动词。

第三,汉英动词语义功能负荷量存在差异,可从概念化的图形—背景理论和汉英语的时空性特质上得到合理的解释。背景能作为认知参照点,描写、确定图形的未知特征(Talmy 1991: 480-519)。动词凸显的是时域中的关系,可以通过认知识解操作凸显工具、环境等概念基础,使得语义发生改变。(2a-b)中“他们”及“they”为说者强调和听者急于了解的关键信息,置于句首成为施事焦点,“麦子”和“wheat”则成为受事即背景信息,主语成为突显对象,动作概念化时,运动方向从主体至客体。由于认知主体在观察某一情境中的目标对象时,易于将一个物体视为参照点来解释另一物体,加之各个主体在选择图形时会受其心理感知、注意中心、运动方位、观察位置、个人喜好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汉英语中都有大量的右向矢量动词,其运动方向呈“S→O”的趋势。(3a-b)中原本充当背景的受事“他”和“he”被移至主句位置而变为句子的突显部分即图形,而施事作为次要信息处于隐形状态或次要地位未被凸显。汉英语都含有部分左向矢量动词,其运动方向呈“S←O”的趋势。借助主客体位置的改变,句子认知凸显发生转移从而导致动词矢量方向产生变化,这类动词以左右向矢量动词为主,汉语主要表现在存现句、容纳句、关系句中。(4a-b)中的主客体凸显并不明显,“老李”和“小王”,“Marry”和“the house”都可因为人类的认知差异而成为相应的图形或背景。由于认知参照点的不同,在射体和路标的选择上就会存在差异,由此产生语义上的差别。当动作概念化呈右向性时,主体成为图形,客体成为背景;而当动作概念化呈左向性时,原本为图形的主体变为背景,凸显原本是背景的客体。在此类句式,主客体凸显不明显,存在双向性。因此汉英语中都只存在少量此类动词,其运动方向呈现“S→O/S←O”趋势。当一个句子只是用来描述或表达主体原本的属性特征时,其主体并未得到凸

显,从而不存在施受关系,以此解释零向矢量动词无大小无方向的趋势,具体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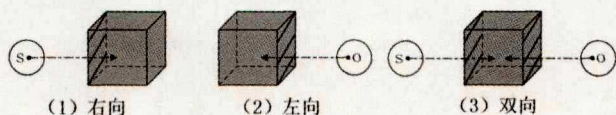


图4. 动词概念化运动路径

(注:圆圈代表力的施受方,箭头代表矢量运动方向,斜线阴影部分代表力可以通过)

概念化是一个民族用语言固化识解外部世界方式的一种认知行为,是主体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的心智活动或识解操作,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Langacker 1999: 91-99, 2008: 27-33)。语言的意义不是一组真值条件,而是一种认知加工活动。概念化的外部动因是交际目的和文化背景知识,话语场合和情景以及说话者的角色和认知状态,其内部动因是语言的规约性等(牛保义 2011: 1-7)。语言使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思想、情感的交流与互通,语言使用过程必然追求简洁与高效,而经济性的实现也反映在汉英两种语言的共同特征上,即汉英语动词概念化时都具有选择性制约。汉英动词矢量方向一般是具体明确的,动词在概念化动作行为时,类型相同而方向不同就选用不同的动词。

汉英语都兼具时空特性,但是偏重不同。英语总体上具有时间性特质,其内在特性是连接的、延续的,而汉语偏空间性,其核心特征是离散的和块状的(王文斌 2013: 163-173)。时间特质性语言对时间概念的语言制约强于空间特质性语言(罗思明 2016: 116),汉语的空间特质使得凸显产生多向性,因而其动词矢量方向常呈放射状,其功能负荷量远大于英语动词,而英语的时间特质使得动词的矢量方向明确,常呈线条状。(6)和(7)中的存现句、容纳句、关系句的施事都未出现,通过句式的变化使得原本为受事的客体成为图形得到凸显,动作概念化也产生相应变化,大体呈现“(S→O) > (S←O)”的趋势。

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运动具有绝对性,静止具有相对性。运动体现了万事万物的时空特性,而时空是客观存在的,它决定人们的主观世界。英汉民族由于地理位置、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的不同,在认知同一事物时,体验感受和思维观念会有所差异(姜祝青,等 2015: 164-173)。事实上,各个民族经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影 响,在观察、感知和理解事物时会潜意识带上自己本民族的主观意识,而这种主观意识会通过识解和概念化运作映射到语言世界,影响动词语义进而产生一系列具有一定规律的句法现象。

5. 结语

研究发现,汉英动词共性与个性并存。共性体现在:语义功能负荷量分布不均,有向矢量动词占主导地位,单向矢量动词远多于双向矢量动词,其中右向矢量动词为

主,左向矢量动词为辅。个性表现为:汉语动词呈现“形义多容模式”,其矢量方向模糊,常呈放射状;英语动词呈现“形义分立模式”,其矢量方向明确,常呈线条状。汉英两种语言虽有差异,但都属于右向语言,下一步的工作是考察更多的语言和结构,研究是否存在左向语言或双向语言。总之,一个民族的认知识解会影响该民族的概念化认知方式,从而反映到语言之中,与语言特质互动影响语义和句法。

注释:

- ① 常用动词能更好地突出人类认知,更具代表性。
- ② 右向矢量动词包括完全右向矢量动词和左右向矢量动词,同理左向矢量动词涵盖完全左向矢量动词和左右向矢量动词。
- ③ 检索发现在单向矢量动词中包含一部分动词在某一个或几个语义上可做左向矢量动词,在另一个或多个语义上可做右向矢量动词,简称为左右向矢量动词。
- ④ 检索过程发现 depend 和 consist 只能后接介词组成动词词组使用,所以不予考虑。
- ⑤ 表2中括号内数字表示可进入零向矢量动词的动词数量,英语单向矢量动词中除去左右向矢量动词,还有12个动词可进入零向矢量动词。

参考文献

- [1] Erk, K. & S. Padó. A structured vector space model for word meaning in context[A]. In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Empirical Method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C]. Hawaii: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08: 897-906.
- [2]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4-98.
- [3] Kim, S. N. & T. Baldwin. Interpreting semantic relations in noun compounds via verb semantics[A]. In *Proceedings of the COLING/ACL on Main Conference Poster Sessions*[C]. Sydney: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06: 17-21.
- [4] Langacker, R. W. Cognitive grammar[J]. *Linguistic Theory and Grammatical Description: Nine Current Approaches*, 1991(75): 275-306.
- [5] Langacker, R. W.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M].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1999: 91-99.
- [6] Langacker, R. W.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7] Mitchell, J. & M. Lapata. Vector-based models of semantic composition[A]. In *Proceeding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C].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08: 236-244.
- [8] Talmy, L. Path to realization: A typology of event conflation[J].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91(17): 480-519.
- [9]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0.
- [10] Thater, S., H. Fürstenau & M. Pinkal. Contextualizing semantic representations using syntactically enriched vector models[A]. In *Proceedings of the 4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C]. Uppsala: Association for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10: 948-957.
- [11] 蔡碧霞. 论语料库为基础的潜在语义空间内词义的量化分析[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3): 10-14.

(下转第34页)

- mins, 1995: 159-174.
- [6] Kövecses, Z.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the conceptual system*[A]. In Polzenhagen, F. & Kövecses, Z. (eds.). *Cognitive Explorations into Metaphor and Metonymy*[C]. Frankfurt: Peter Lang, 2014: 15-34.
- [7]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7.
- [8] Lakoff, G. & Turner, M.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9] Lakoff, G. &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10] Langacker, R. W.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3(4): 1-38.
- [11] Langlotz, A. *Idiomatic Creativity: A Cognitive-Linguistic Model of Idiom-Representation and Idiom-Variation in English*[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6.
- [12] Nida, E. *Componential Analysis of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 Structures*[M]. New York: Mouton Publishers, 1975.
- [13] Radden, G. How metonymic are metaphors? [A]. In Barcelona, 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0: 93-108.
- [14] Radden, G. & Kövecses, Z.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A]. In Panther, K. U. & Radden, G.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9: 17-60.
- [15] Richards, J. & Schmidt, R. *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4th Edn.) [Z]. London: Routledge, 2010.
- [16] Ruiz de Mendoza Ibanez, F. The role of mappings and domains in understanding metonymy[A]. In Barcelona, 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C].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0: 109-133.
- [17] Ruiz de Mendoza Ibanez, F. & Hernandez, L. Metonymy and the grammar: Motivation, constraints and interaction[J].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001(4): 321-357.
- [18] Ruiz de Mendoza Ibanez, F. & Hernandez, L. Cognitive operations and pragmatic implication[A]. In Panther, K. & Thornburg, L. (eds.). *Metonymy and Pragmatic Inferencing*[C].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3: 23-49.
- [19] Ullmann, S.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M]. 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62.
- [20] 束定芳. 论隐喻的运作机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2): 98-106.
- [21] 徐盛桓. 隐喻建模: 同一性视域下非字面义表达研究——以谐音词替代表达为例[J]. *外语教学*, 2017(1): 11-18.
- [22] 赵彦春. 隐喻研究的误区——基于转喻模型的考察[J]. *英语研究*, 2017(2): 80-87.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5 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 [项目编号: 留金发[2015]3022 号]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申奥, 上海体育学院新闻传播与外语学院讲师, 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博士, 研究方向: 认知语文学。

梅德明,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句法学、认知语言学、语言哲学、口译。

责任编辑 孙毅

(上接第 11 页)

- [12] 程文华, 于小芸. 英语作格动词与被动化[J]. *英语研究*, 2014(4): 16-19.
- [13] 董赞. 现代汉语双矢量动词与可逆句探析[J]. *文学教育*, 2013(4): 146-148.
- [14] 高航. 名词谓语句的认知解释: 主观化与心理扫描[J]. *外语研究*, 2008(4): 31-36.
- [15] 姜祝青, 罗思明, 陈晓明. 英汉“名形式”语义的认知理据对比研究[J]. *外国语言文学*, 2015(3): 164-173.
- [16] 罗思明. 汉英形容词构式学习词典编纂体系构建[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 [17] 孟琮.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8] 牛保义. 英汉语概念化对比研究[J]. *外语教学*, 2011(5): 1-7.
- [19] 秦恺. 英汉动词的矢量分析[J].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2008(2): 77-81.
- [20] 石毓智. 古今汉语动词概念化方式的变化及其对语法的影响[J]. *汉语学习*, 2003(4): 1-8.
- [21] 石毓智. 汉英双宾结构差别的概念化原因[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a(2): 83-89.
- [22] 石毓智. 英汉动词概念结构的差别对其被动表达的影响[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b(6): 403-411.
- [23] 唐丽玲. 中国英语专业学习者情态动词语义发展的语料库考察[J]. *当代外语研究*, 2013(6): 32-36.
- [24] 唐燕玲. 英语动词被动语态的实质初探[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5): 17-19.
- [25] 田园. 从被动结构看英汉动词概念结构的差异[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9(5): 138-140.
- [26] 王文斌. 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2): 163-173.
- [27] 徐鑫, 张宇峰. 认知视角下英汉语动词使用及领属主语选择差异探析[J]. *现代语文*, 2014(2): 152-154.
- [28] 杨镇明. 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Z].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 [29] 杨琴. 从动词“吃”看英汉动宾结构概念化差异[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 2010(6): 68-71.
- [30] 赵红. 俄语反义词的语义特征浅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6): 40-42.
- [31] 张建理. 英汉双宾语句认知对比研究[J]. *外国语*, 2006(6): 28-33.
- [32] 张继文. 概念化的主观性: 认知视点的日语语义研究[J]. *外语研究*, 2014(5): 50-54.
- 作者简介:** 王佳敏, 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汉对比和认知语言学。
- 罗思明,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博士(后),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英汉对比、语言类型学与词典学。

责任编辑 孙毅